



87409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雀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

言皆以大材初因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



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驚雀小鳥喻俗人也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

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爲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同善注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

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

善曰漢書曰武帝爲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



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  
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  
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  
及如前人不能及也餘同善注羣士慕響異人並出上式拔於

芻牧弘羊擢於賈

豎

善同良注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

良曰芻牧

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

於降虜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

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

斯亦曩時

板築飯牛之明已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銑

曰同善注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

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

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

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

有筭可罷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

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

四郊置驛以定令則趙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

迎天下賢士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繁

人至中大夫繁音郤銑同善注文章則司馬

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善曰楚辭曰突梯

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嫪黷向曰相如與史

遷同姓也滑稽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

稽猶俳諧也

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閤

齊曰應對謂抗荅若上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邑郡落下閤與

焉益部耆舊傳曰閤字長公巴郡閤中人也明

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

薦閤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



俗通曰姓有落有漢有  
**協律則李延年**  
運籌則

**桑弘羊**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  
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桑弘羊以心計

為侍中  
**奉使則張騫**  
善曰漢書曰張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不乏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留匈奴十九歲

乃還拜為典屬國  
**將帥則衛青**  
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

匈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

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  
**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  
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碑曰碑亦曰臣其餘  
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濟同善注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良

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

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

繼脩大業謂善曰六藝脩武帝故事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經也漢

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

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

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



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  
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  
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脩齊書  
同善注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

將相

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善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  
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  
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

名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延年張敞之屬

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

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  
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



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稚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今升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

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銑



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  
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

善曰尚書曰俟天休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  
并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向曰俟待謝

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

建不同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  
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

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故古  
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位不同也

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

求執大象也

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  
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  
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



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鴻

黃世及以一

五臣本作壹

民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一心也左氏傳史

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

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

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善曰周易

引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



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

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濟各因其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

運而天下隨時五臣本隨時之義大矣哉善曰周易

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

言也古者敬其事則五臣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

用其終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

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

歎曰特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閔其事也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

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豈人事乎其天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意乎

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

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仕文學掾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

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

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遂服輿軫驅

馳三世

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翰曰



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性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

物而知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

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故賢愚咸懷小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

大畢力善曰漢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

力向曰懷來畢盡也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

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



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  
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

齊曰隙卑

細兒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  
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故能西擒**

善本不從才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

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良

**內夷曹爽外襲**

**王陵**

善曰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

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

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

之京都飲藥而死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善曰楊雄連珠曰兼

翰同善注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也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

於四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太子執圖諸侯得之

大權成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善曰漢書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濟曰諸葛

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

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善曰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

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

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

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翰曰繼

業謂相繼以

成帝業者也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

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

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文欽自

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

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

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何曰潛謀玄豐

也幾微兆見也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

**前列**

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

克篤前列

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

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

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庸蜀

善曰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

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疏而

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

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

劉禪入臣

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

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餘同善注

天符

善本作府

人事於是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

可知

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善曰于寶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  
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銑曰非常之禮謂加

九錫也備物 謂祭器之物 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曰向

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  
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

周公伊尹也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世祖武帝也  
尚書考靈耀曰建

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濟曰享  
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

位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  
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

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良曰正位天子  
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刺  
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

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  
子和而不同韋



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果斷猶決也翰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

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

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

之新君武帝也初律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受魏禪故云新君善曰毛詩曰言念爾祖律脩厥德苦循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

戰國之艱腹心不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

華王濬言伐吳便苟而獨此五臣無納羊祜之策

以從無從為衆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

強臨吳之危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未宣左氏傳



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故至於咸寧之末

遂排善本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

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年

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

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

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

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銑役不二時江湘臣五

作來同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



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觀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夷吳蜀之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

不歸義井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齊曰夷

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

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太康之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

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

旅草舍外閭不閉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

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



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  
謂之六同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

畎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民相遇者  
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

五臣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  
子曰昔者大

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子時有  
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

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向曰雖太平未  
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

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  
作代之

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  
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



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濟曰言雖未洽

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更平民安

可謂百代而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毋

有一時也

后廢黜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

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良

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毋

為惠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

帝母

之變善曰于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

旨因讚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

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

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

翰曰夷誅也族門也

實沈之郤歲構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

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  
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  
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  
二子長曰關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  
言諸王兄弟歲構卻如閼伯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

之禍日有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至乃易天子以太

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

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  
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

官天子濟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傳

同善注見德唯戮是聞良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

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



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

赴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實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

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

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

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

之赴火矣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曰混淆亂庶衆也失才失賢才也

向名實反



錯天網

善本

解紐

善曰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

齊

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網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

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

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

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良曰迭更也言亂人疆者更執國政天子

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閼人

李辰石冰

傾之於荆楊

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

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楊州楊州刺史蘇峻降

翰

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劉淵王彌撓之於青楊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



冀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

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

攻青州攬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山陵無所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

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

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

平陽死於虜延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西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濟曰失權爲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爲政

也言晉亡在於是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

能救之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良

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善曰千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翰曰素習

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

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



雖相歡後必相咋

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

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

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

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

不如吳蜀之敵遠矣

戰國之器也

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也言脫農器爲干戈裂衣

裳爲旗幟皆非戰器也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

善本無芥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

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

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

楚如拾遺

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

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

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

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



乞爲奴僕而猶不獲

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良同善注

后嬪妃王虜辱於

戎卒豈不哀哉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

王模出降以嫔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

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夫天下

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

常也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

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銑曰大器天子之

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

相傾是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善本

原未嘗蹙靜



也

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向曰防隄也

燎燒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

爭競擾

齊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

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

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

人已不自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

以生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

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



主取人自養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

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善曰毛詩曰鵲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

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

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

順人隨運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

斷刑罰以威其臣謹好惡以示之

審禍福以喻之

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



威靈審示禍福良曰諭曉求明察以官之篤

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

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猶求聖哲之主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

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爲官人君厚慈愛之

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

知向正道矣方道也鶡冠子所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

者惡死樂生人盡力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

人盡力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

成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

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統曰言悅教安俗故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

胥懷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

曰恥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

不求生以害義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

又況可奮臂

大呼聚之以千紀作亂之事乎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

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良曰千紀也紀網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爲

亂乎言不可也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

膠結則不遷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

則上安

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

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

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

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何曰言

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

不亡者蒙先人

道德以維持也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

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

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國未可量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季

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

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

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命

五臣作下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書曰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  
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故其詩  
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

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

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  
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

胎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  
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

改封於郃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銑曰實是也  
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大成熟也郃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狄

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

糧于橐託于囊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

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不忍使與鬪乃棄

郃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陟則在嶽復降在

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

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

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

或下原反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

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大王王

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拄杖也故其詩曰來

朝走馬率善本西水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

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冑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

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周民從而思之率循也許水涯岐下岐山之下

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

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

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

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

集之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

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

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

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以至于王

季能猶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

曰度猶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猶季太王之子也猶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善曰

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顯著也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

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善曰毛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何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

心翼翼恭順之兒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何曰翼翼恭敬兒

昭明也聿述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

以成其福祿

善本有者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

而

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

其后妃

善本作妃后

躬行四教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翰同善注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

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

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銑曰師傅女師傳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

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

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



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何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是以漢濱之女守

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

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雉鳴，施于中林。」刺趙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故

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

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良曰：

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於是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

五臣本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翰曰言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道而人歸焉

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

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



也名教謂號令也何安也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也齊曰遭變

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故自后稷之始基靜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后稷始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



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  
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  
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戢俞公非高圉亞圉公  
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  
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  
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  
理天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  
下者

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

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諫父

曰勤恤民隱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

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

文王結基本根之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

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五臣作人

立政者其揆一也

善曰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  
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



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黎豐財尚書有立政篇  
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言周上代

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  
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善曰禮記  
孔子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向曰烈盛也百王謂  
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已  
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

廢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善曰左  
氏傳司

馬侯曰武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  
其國 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

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  
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受遺輔政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善曰魏志曰  
齊王芳字蘭



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倖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子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

期不暇待三

善作參

分八百之會也

善曰二祖景文銑曰二

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與兵



而會諸侯也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

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

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

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

為宗而黜六經

善曰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

少有說事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

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

談者以虛薄為辯

而賤名檢

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

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群俗

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行身



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爲夷達

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

爲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也翰曰時以放情濁行

進仕者以苟得爲

者爲通而以節信爲褊狹也

貴而鄙居正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

而笑勤恪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

日以蘭薰之器

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

是以目三公

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善曰于寶晉紀云言君上

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

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爲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



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

之俗吏

善曰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

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

承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

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

翰曰屢

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

道彈邪正時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

皆謂之俗吏

海內

銑曰倚依也故持曠大也謂虛談惑衆者

海內重若夫文王曰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名也

懈者蓋共嗤點

五臣作點

以為灰塵而相詬

未

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

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  
說文曰詬恥也 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

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從心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官者為身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

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趣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相寬鹽鐵論

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良曰秉執鈞

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

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五臣有也字善曰漢書解

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韓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崇讓

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悠悠風

塵皆奔競之士五臣無士字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兒風塵以喻

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向曰悠悠遠兒風塵喻微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

奔競勢利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

史記曰司馬李主曰試官不讓賢銑子真著

崇讓而莫之省善曰子實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良曰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子雅制九



班而不得用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

駁

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

長虞數直筆而不

能糾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

見從

銑曰傅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

織紵

女金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與

漱櫛

紵笄織紵見下句

向曰櫛梳也

未嘗知

織紵

理緇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

未嘗知

女工絲枲

齊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

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周易曰在中

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

議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

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取淫逸之過不拘

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

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

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

謂弗欽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

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

媵亦妾類黷亂

上下謂不恭也父兄不善作之罪也天下莫之

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

佐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鮑女宗曰



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

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

君子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者乎

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

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銑曰鑿契箕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

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

先顛其此之謂乎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向曰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教崩弛之所由

五臣有也字善曰于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連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  
**察吏純實充**

**之事**五臣作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更純

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

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  
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  
良**考平吳之**

**功而**善無**知將帥之不讓**善曰于寶晉紀曰王

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

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  
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  
**思郭欽之謀而**

**悟戎狄之有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  
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于寶晉紀傳玄上書

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  
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

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  
猶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傳咸之奏  
以此言殆不若也向同善注

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臣

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  
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郛大鼎于宋臧哀伯

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齊曰核民風國勢  
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

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善曰賈誼過秦篇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

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

痛哭

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及自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銑同善

注又況我惠帝以蕩

五臣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臧榮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

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

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故賈后

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

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

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寶晉紀曰賈

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

子或以手戟擲之子墮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

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

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

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懷帝承

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

亂善有得位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羈於疆臣傳東海王越摠兵輔政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

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

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潁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

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廣雅曰命名也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

然懷帝初載嘉

禾生于南昌

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

望氣者又

云豫章有天子氣

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濟

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也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善曰毛詩曰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

卒於傾覆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

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醢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

王冏次廢太子立成王次先誅又出征連戰



敗走遂誅之 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而懷帝以

豫章主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

崩謚曰孝懷皇帝 尚書曰天位艱哉 劉向之五臣 誠云滅亡之後

有少而善作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

乃得善有 朋按愍帝蓋秦主之子善有 得位於

長安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

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銑曰識驗也

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而西以南陽

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



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

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

極不建禍辱及身

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也何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豈上

帝臨我而冀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五臣作也字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濟曰帝天也言豈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集于中宗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



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前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爲皇后后君也明爲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作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以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字里九言比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



布務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善曰毛詩曰靜女其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

管筆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善曰列女傳

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

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輶

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爲法則

者而教訓之環珮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窈思賢才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



也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

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

則也閨房肅雅險詖善本作不行者也善曰毛詩序曰王姬

猶執婦道以成肅雅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向曰肅敬雍和也險

詖謂不行險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

詖私謁之心

姜氏請讐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

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

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



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志德也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執制無章善曰

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

章別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

也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紹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

也晉獻升戎女爲元妃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

也



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  
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銑曰驪姬戎人  
之女元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遘屯善曰五子齊  
大也晉太子也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  
五子爭立為亂豕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  
新城自縊也豕嗣遘也豕嗣遘也豕嗣遘也豕  
長遘遇也難也豕嗣遘也豕嗣遘也豕嗣遘也  
顛倒衣裳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  
也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  
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  
失明暗以至被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



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

國爵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

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

焉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

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

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

之號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善書傳曰釐理也

翰曰漢

高祖帷薄不脩孝文

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

任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特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榻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銑曰惟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衽席卧席也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玩華

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

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

妤姪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妖倖毀政之符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

亂國之迹者前及光武中興斷離為朴善曰漢書在因



曰漢興破觚爲圜斷雕爲朴  
曰言斲斲雕鏤却爲朴素也

良六宮稱號唯

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

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

謂矯其弊矣

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

何使因設外

戚之禁編著甲令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

帝之法編為甲令

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

濟曰制法貽遺厥其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

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

姜

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

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炆顯宗第五子也炆丁

達切

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

恩隆好合遂忘清蠹

自古雖主幼時難

善作

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

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善曰重器神

好合謂志意合也清穢蠹蟲也

唯秦羊

爾名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

善曰

日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

王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

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

於諸侯向曰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

也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



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

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驁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閭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和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相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閭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和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閭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闇弱之主臨朝稱莫不定策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



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連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圜犴岸

之下善曰范曄後漢書謝朓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狴宜獄良曰帝帳也

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

敗速至纓繞也縲墨索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

也繼擊也固犴獄名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

徹商貨繼路岳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特必見焦爛也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



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燋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

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

所嘆略同一揆

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滅滅也尚書曰古人

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故考列五臣

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乎

善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其以恩私

追尊非常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

各未列傳其餘無所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



京外戚云爾

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册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

出不同此篇

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

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

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

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

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畔脩漢書作此論於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爲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



輔君治化者也

銑曰前漢爲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

然威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

向曰威皆也言二十八

稱爲佐命亦

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

各志能之士也

善曰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 濟曰稱爲佐命者亦

是有志操才能之士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

誅曰茂績惟嘉

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然

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

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

武深謀遠計應爲功臣若乃王首既衰降及霸



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五臣本無兼字通矣善曰左氏

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

齊相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

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

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

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

賢兼通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有室字

皆武人屈五臣本作崛起亦有五臣本作盜鬻屠五臣本狗輕

猾之徒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叛繒者也高祖

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穎陰至丞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向曰翼輔崛特也鬻



販也猶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

也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故勢

謂倚平天下事也

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

見菹戮五臣本作醢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

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

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

也菹醢也

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遂使縉

五臣本作

紳道塞賢能蔽壅

善曰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



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播紳  
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

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

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  
關為銳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其懷道無聞

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  
子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  
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向曰言懷道德

委棄草澤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  
謂矯枉過其正也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

前漢不任賢能  
存其直曲之意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

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五臣本有  
不過二字

特進朝請而



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

高

帝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

縣

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

縣

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

盛

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

書

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鴻大烈業也

言

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

而

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已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

之以刑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翰曰言光

武

政平法明

若

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銑曰格取也言取功

得

刑法之中

何

者

良曰蓋自發

直繩則虧喪恩舊

其

傷斃則甚

情

則

違

廢禁典

善曰范曄後漢書第

撓

五臣本

情

則

違

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



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 向曰喪傷橈  
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

五臣本作非

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

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濫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

列於朝即趙魏相仍故云未遠 齊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異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

事相權

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

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 齊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 故高秩厚禮允



谷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詎

中傷者尤多

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

重禮信谷大功也

峻深憲法言在深法責成吏

人之

建武之世

善曰建武光武年號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

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

疏曰懷災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

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

均同也休咎善惡

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

昔留侯

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五臣本有而字

郭伋亦議

臣

本作南陽多顯鄭興又成功臣專任

善同銑注銑曰留侯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汲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

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向曰言崇舊恩偏

授其任則易開沒弱私情之失至永平中顯宗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

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

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向合三十二人

故依其

善本無其

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

善本無臣

次

云爾

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

善曰宦者養也養闡人使其省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

故集為傳論良曰周以為闡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

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此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

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

禁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爲中 銑曰備數也謂周

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守門者寺侍人掌女宮

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向曰寺人亦奄屬戒令也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 濟曰

王之正內謂路寢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閹尹字漢書同



審門閤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閤尹主領閤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

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誠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良曰閤尹閤官也閤亦門也審謹

閉之者順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冬氣也

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翰曰小雅詩篇名

巷伯宮中閤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然宦人之在王朝者

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

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銑曰體非



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

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偏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

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向曰景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

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闔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



是著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

庸功也  
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鬪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弊惡也同善注

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

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

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

之上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



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

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出  
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  
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  
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  
宦豎傳近易卧之內交錯婦人  
之間銑曰謁者宦人之官

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

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

帝數宴

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  
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  
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



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善曰漢書曰急

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

門曰黃闥中人主之

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

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

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銑曰

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

不復雜調他士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何曰他士外人也

至永

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

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

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內外臣僚

威力也言專摠國柄有威力於天下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善曰史記曰景帝

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

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良曰言和

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

者唯閹宦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

之慙惡也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

惡則憲也是中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

輒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自明帝

鄉侯翰曰同善注宮卿則大長秋也



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

銑曰同善注委用

漸大而其負數稍增

善本作其資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

人小黃門

五臣有亦

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

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闔人兼主之也

鄧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善曰立殤帝太后臨朝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

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闔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

也言皆出於黃門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五臣本作役

閨牖房

闈

五臣本作閭

之任也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

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銑曰宦者本掖庭永

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

巷皆宮名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柩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

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

若北鄉不起其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



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

大長秋

向同善注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

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館河南人唐衡潁川人相

帝呼超館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又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厚侯瑗東武侯

館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濟同善注

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

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工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良曰言内外之官懼

皆屏氣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



之畫復興於當今

善同翰注

翰曰伊尹霍光

皆謀畫之臣闕宦之屬自稱同也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

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善作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銑

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

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

者布滿宮闈

善曰枚乘光園賦曰高冠扁馬長劍開馬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

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

長劔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闕宮門布滿言多也

直

反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善曰尚書緝曰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府署第館基善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十數人

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紉霧縠之積盈仞五臣

本作物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音刃韓子曰楚人卬氏得玉璞於楚山

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王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紉臣瓚曰紉之細密如堅冰

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閭人親屬紉縠也縠紗也冰者嬌嬌媛侍兒如冰之絮霧者如霧之輕物蒲也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嬪



嬪御焉杜預曰妃嬪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盜爲  
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  
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  
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良曰  
嬪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狗馬飾彫文土木被

綈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

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綈繡之文皆剥

割萌黎競恣五臣本作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五臣本身

熏子以自銜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

古者腐刑必薰合之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  
謂攀附也權疆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



闔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刑體同於闔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達

同弊相濟故

其徒有繁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向曰弊

惡也繁多也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

曰棲劉駒駰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諛言緣間而起濟曰蠹亦敗也殫

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闔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諛言動亂於國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

善曰

尚書曰予則孥戮汝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

因復

大考鉤黨轉相誣染

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



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  
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  
黨人也即可其奏 翰曰考謂捶擊也鈞黨  
謂鈞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 凡

善士莫不罹

五臣本作離

被災毒

善曰相子新論曰  
居家循理鄉里和

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銑曰離逢

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

也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誦怨恟羣英

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

乎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  
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竇武

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

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

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  
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驥趙忠等因進入



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戚親蹶譁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  
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  
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張驪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  
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殖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  
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揔盡初袁紹起義兵誅  
董卓斬趙忠捕宦  
官無少長悉斬之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  
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今  
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閹宦之暴而自為  
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  
謂不可及於政道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弱善同翰注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  
以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子則公及子



遂立相帝是昏弱者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命左氏傳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

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

然矣五臣無然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闔官得位亦以闔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論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

無名王侯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  
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

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曰周易蠱卦上  
九爻辭良曰事

謂幽寂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善曰  
論語

予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  
許由於汭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潁水之陽良曰許由逃於  
武盡美矣終全孤

竹之潔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

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取之義  
自茲以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  
山簪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銑曰自茲以降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

謂以下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何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

也**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

**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

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

猶操也齊曰鎮壓躁動圖謀然觀五臣本其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

**其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



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

畎畝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

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說簡文人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

禽魚自來親人爾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

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諫之曰蒙耻救民德彌

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

下聊城出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翰曰蒙冒燕退也言柳下惠冒耻以救人雖三

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

隱逸之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善曰論語曰長沮桀



弱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  
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  
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銑曰適  
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

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

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者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曰硜硜然而蟬蛻稅

堅勁兒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然而蟬蛻稅

然而蟬蛻稅

歸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善曰淮南子曰蟬飲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

有知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夫飾智

巧以逐浮利者乎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  
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



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顯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相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

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

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相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齊曰言漢朝高絜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

楊雄曰鴻飛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衷曰慕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良注同鴻水鳥也冥冥

高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在去筭側席

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言光武側席旌帛蒲車之所徵彼相望

是憂幽人不至矣旌帛蒲車之所徵義相望

於岩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

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



望岩中

若薛方逢

步

萌聘而不肯至

善曰漢書曰薛方字

言多也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何注同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千澠池  
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敎皮綃頭巾待  
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  
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  
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濟同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  
有禮故物無不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  
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

**斯固所謂舉逸民**

善本作人**則天下**

**歸心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

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曰鄭均字仲虞東  
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



忠言蕭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銑同善注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

善本無羞

與卿相等列

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

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

中行焉

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齊曰高抗憤怒而不廻顧者

亦失其順

蓋錄其絕塵不反

善本同夫作者列

之此篇

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

而矐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寶儀封人楚江接與  
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未  
良曰絕塵謂絕  
人列於此篇

###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善同翰注  
靈運傳嘉其文章

翰曰約略宋書至

於下以叙文章  
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兒有生  
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所五常之性

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  
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

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 銳曰靈異也迭更愠恨也 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足故永歌之文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之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 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

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然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如蹈雲天過虛者華

無根然原上援籀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

卿亮不可及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

金石也薄迫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迫雲天言高也

楊班崔蔡之徒

善同濟注 濟曰愈益也揚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



文章異軌同奔迤相師祖

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良曰軌迹

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古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艷發文

以情變絕唱高蹤又無嗣響

善曰平子張衡字也銑曰艷美也

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

王咸蓄盛藻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

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

也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



子植也感昔蓄精也言三祖甫乃以情緯物善

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無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

物以文被質將情意以緯於文濟曰甫始也

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

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並標能擅美獨映

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其飈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代尚

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法也良曰



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徒以賞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善同銑注

銑曰徒但詭

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

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何曰

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縛首星稠繁文綺

合

善曰論衡曰德弭盛者文弭縉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

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

誼曹植王粲也縉繁飾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

皮之高韻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

皮之高韻

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



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  
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同善在

高韻謂應瑒陳琳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  
之文也綴猶緝也

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  
潤之餘烈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

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

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曰  
作乎此正始中王弼何晏

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銑曰玄道扇  
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  
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

老殫盡也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愍  
帝善曰建武義

熙安帝年號載年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  
也向同善注



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濟曰屬續

委積也言文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善曰孫  
章盛多也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子道德經  
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  
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

也玄珠喻至道也言 適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曰  
為文者皆寄託於此

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  
聞焉爾 翰曰適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

辭者 也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  
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

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  
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統曰仲文殷仲文革



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體謝混字叔源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

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善曰興會

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

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曰商榷為此歌濟曰衽襟也榷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妙工拙之數

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之相宣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曰言顏色音聲各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銑

隨物宜所適也

宮爲君羽爲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

若前有浮

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

何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異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

此言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五臣本作制

諷高歷

賞

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爲高歷載辭人所共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

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



望長安

濟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善

同善注

孫子荆陟陽候詩曰晨風飄枝路零雨被秋草

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良

同善

並直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

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習臆之

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

陟配天多歷年所銑

曰靈均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屈原字

此秘謂音韻

謂適也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觀見也

匪由思至

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

張蔡

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善曰論語

曰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  
陸機類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之妙而去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之遠也

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

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

不任才能故作此論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無通字

蹈道則爲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千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銑曰爾後

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

師傳說去為殷相

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

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

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

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傳巖之溪言此

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

人不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

處矣

楚列鼎而食濟曰世胄也明敷

五臣本幽仄



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敷仄陋良曰楊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

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逮于

五臣本作乎

二漢茲道未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鑒之

子叔度名勳京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

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

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

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

鑒乃鑒瘠牛疾之人

且士

五臣作仕

子居朝咸有職



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善曰左太中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

珥漢貂

統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

珥插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

門侍郎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

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常侍郎後奏乘階之事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寧醉小遺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悞也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郡



縣五臣本作都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才而用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

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于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

品雜用故云二塗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善曰國語曰后

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于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

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因此

相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



以才品人

善

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

置中正平人

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摠其義

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

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而舉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善

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同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

成駕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

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濟曰言州都郡

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

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

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濟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善曰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良曰訛僞也自此以

還遂成卑庶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自此以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善曰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翰曰參差不齊兒言高下人不齊而爲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古然有辨善

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銑曰較明辨別也夫人君南面九重奧



鳥到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反絕門以九重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

奧深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

存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

殊也階陛闥門也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任謂用闥官為之

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

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

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空置百司權不

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近習天子所親幸也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爲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之臣糾雜言多也

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

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人主謂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諛佞之人隱在君側

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予以我爲不信吾爲予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爲亢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同外無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爲天之威在於彼也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

作寤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

相也政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

謂相扶挾也賄成謂

賄貨以成政者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

**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簀也

良曰鈇



帖鉞斧也瘡痂喻讒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構服

取於宮典牀簀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

月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

死無與

翰曰言有趨附與

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兩屬虎魄也

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

素縑丹珀善本作

至皆兼兩

音亮善曰

出故云北毳也縑舟也縑縑也珀虎珀也兩車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

與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玉石未或能比

善

向注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

臣則不

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善曰太宗明帝

能及

也法言曰聖人



之法未嘗不關於權倖之徒情五臣本憚丁宗

盛衰濟同善注戚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倂倖之臣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五臣

子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

絕謂滅之也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倂倖之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

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

由於此善曰寶祚猶寶命也銑曰忘厭也言

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夙之由實從倂倖而起鳴呼漢書有恩澤侯表

又有倂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



漢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  
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齊曰固脩漢書自作  
叙傳而重述其旨

###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翰曰列  
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  
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  
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天生德聰明神武

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

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獻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  
曰神伐無不剋曰武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善曰



項岱曰秦重歛殘人天下叛之故敗言人耳綱以喻網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爰高祖因而起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也高

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爲赤帝子斬焉漢火

德尚赤故舉朱旗向同善注粵蹈秦郊嬰來稽首善曰粵

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濟同善注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應天順民五星同五臣善

翰注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項氏畔換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畧光景也



黜我巴漢

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

也 銑曰同善注畔換反易也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善曰尚書曰湯矣西

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

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 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

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乘豐

善本作豐字

而運席卷

三秦

善曰左氏傳上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

爭恣志

濟曰豐障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

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

懷民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

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巨社稷之

臣

翰曰股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

爪牙信布腹心

良平

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赴赴武夫

公侯腹心 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

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

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明

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

也赫赫盛之兒

###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齊曰有光光明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顙顙昂



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王名

閹闈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閹闈閹門之內

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閹闈宮中門

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炎炎燎火光

五臣作亦

允不陽

善曰項岱

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

政王氏不亦熾乎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

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向曰隸賤徒侶也餘同善注

越亦狗



五臣盜芮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江湖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

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

尹正也濟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縮

自同閑旦鎮我北疆善曰應劭曰閑音扞南楚

盧縮與高祖同里而高祖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封縮為燕王北疆謂燕也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銑曰祚福也言縮

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吳克忠信胤

也謂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也嗣乃長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

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向曰克能



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  
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  
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  
漢以炎精布曜魯靈

光殿賦序曰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濟曰炎火

也大漢火德

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

大盜則莽

也移國謂兼

九縣也

善曰三精日

援神契曰天

地至貴精不兩明宋鈞曰天精為

日地精為月

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

良

曰九縣九州

三精日月星也

民狀淫詐神思

反德世

作大臣

祖誕命靈貺自甄

善曰尚書曰我  
文考誕膺天命



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賦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沈機先善

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沈機先本

生物深略緯文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

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

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尋邑百萬獵虎為

羣長轂雷野高旗

羣沒雲善曰漢書曰劉聖公

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救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柔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鋌彗雲彗音蘇沒切

向曰同



善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  
英威旣振新都自

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  
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

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同善注  
虔劉庸

代紛紜梁趙良曰虔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  
代燕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

陽自稱天子者王郎稱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  
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  
以拒之  
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

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銳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  
金湯失險車書

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



其道

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

禮記

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何曰言賊

之金城

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

謂天下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善曰靈慶謂天降太平也易繫辭曰人謀

鬼謀

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

天啓之

心人基之謀齊曰靈神慶福啓開咸

皆贊助

也言人神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赤

皆共助

成帝業也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赤

有命系我隆

善本漢善曰廟謀廟筭也揚雄連

也毛詩

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

復漢之

祚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兇於

歎美辭

也赫盛見言武略

雄斷之

盛能繼前漢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終